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20年9月14日至10月2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当代形式奴役和类似奴隶制做法的影响

当代形式奴役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概要

小保方智也于2020年3月被人权理事会任命为当代形式奴役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他于2020年5月1日上任。本报告是他向理事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

本报告载有对冠状病毒病(新冠肺炎)对当代形式奴役和类似奴隶制做法影响的思考和分析，并就各利益攸关方如何减轻这一流行病的影响提出了建议。报告还概述了当代形式奴役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新任特别报告员在其任期内打算实施和促进的工作方法。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与任务授权有关的活动.....	3
三. 当代形式奴役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针和方法.....	3
四. 初步分析冠状病毒病对当代形式奴役的影响.....	4
A. 目标和方法.....	4
B. 冠状病毒病对当代形式奴役的影响.....	5
C. 国际标准和新兴良好做法.....	15
五. 结论和建议.....	19
A. 结论.....	19
B. 建议.....	20

一. 引言

1. 2020年3月，人权理事会任命来自日本的小保方智也为当代形式奴役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他于2020年5月1日上任。特别报告员感谢理事会通过任命他为任务负责人而对他表示的信任。本报告是根据理事会第42/10号决议提交的，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延长了当代形式奴役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

2. 鉴于冠状病毒病(新冠肺炎)暴发带来的全球卫生、社会和经济挑战，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审查了这场危机如何加剧了陷入当代形式奴役的现有脆弱性。他还列出了疫情带来的新风险，并概述了对疫情暴发前已经被困在现代奴役处境中的估计4,030万人的影响。¹此外，报告用一个简短的章节概述了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法。

3. 特别报告员谨对其前任在2014年至2020年两届任期内为打击奴役和类似奴役做法所做的重要工作深表赞赏和钦佩。前任务负责人通过其专题工作，例如关于债役劳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家庭奴役、供应链中的奴役、儿童奴役和当代形式奴役的性别层面，一贯倡导到2030年结束一切形式的奴役。通过针对具体国家的工作和10次正式国别访问，她不仅对国家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分析和见解，并提请注意其中围绕奴隶制和类似奴隶制做法的关切和问题，而且提出了建设性和面向行动的建议。

二. 与任务授权有关的活动

4. 特别报告员开展的活动，包括前任任务负责人乌尔米拉·博拉从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上一份报告至2020年6月的活动，将在提交大会的下一份报告中概述。

5. 在此期间，特别报告员代表遭受当代形式奴役的个人，与其他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11份来文。

三. 当代形式奴役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针和方法

6.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42/10号决议，特别报告员将继续审查和报告所有当代形式奴役和类似奴隶制做法，尤其是1926年《禁奴公约》和1956年《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所界定的形式及做法，以及以前由当代形式奴役问题工作组处理的其他所有问题。

7. 特别报告员将在其前任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处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问题，探讨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不同表现形式。

¹ 国际劳工组织、自由行走基金会和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Global estimates of modern slavery: forced labour and forced marriag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7)。

8. 特别报告员在工作中将采取以受害者/幸存者为中心、对年龄和性别敏感的做法。在这方面，他将遵循大会关于“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 号决议，大会在决议中明确了必须增强其权能的弱势群体。为了便于采用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办法，特别报告员还将与其他任务负责人和人权条约机构密切沟通和协调，促进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消除当代形式的奴役。

9. 通过国别访问和专题报告，特别报告员打算将任务的重点放在特别容易遭受当代形式奴役并需要更多关注和保护的群体上。他们包括但不限于流动人口，包括移民工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无国籍人；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残疾人；老年人；以及无家可归者，包括流落街头的儿童。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将概述对这些特定群体的关注。

10. 此外，根据人权理事会的授权，特别报告员将开展关于有效落实 2030 年议程目标 8 的专题研究，特别侧重于具体目标 8.7，其中包括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强迫劳动和终止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

11. 特别报告员将积极寻求与世界各地不同的政府、政府间、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人利益攸关方开展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在新冠肺炎正在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四. 初步分析冠状病毒病对当代形式奴役的影响

A. 目标和方法

12. 新冠肺炎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了所有人口群体，但疫情暴发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对危机前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尤其有害。这包括陷于类似奴役状况的人，以及那些遭受各种侵犯人权行为、歧视、边缘化、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享受有限或享受不到社会和劳动保护的人。

13. 根据新出现的证据，特别报告员评估了与其任务相关的主要关切问题和趋势，并相应提出了一套旨在协助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制定应对措施的建议。²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形势变化迅速，这一流行病的影响程度尚不清楚，本报告没有全面概述这一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整个任期内致力于监测形势并提出相关建议。

14. 为了给其研究提供信息，特别报告员呼吁广泛的利益攸关方提供投入，包括会员国、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区域组织。他还利用了从文献综述和与不同行为者举行的多次磋商中收集的信息。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响应他的提交材料呼吁的利益攸关方，并欢迎他们对这一进程的参与。³

² 见主席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对人权影响的声明(PRST 43/1)。

³ 关于提交材料的呼吁和所提交的材料，见 www.ohchr.org/EN/Issues/Slavery/SRSlavery/Pages/callCovid19.aspx。

B. 冠状病毒病对当代形式奴役的影响

1. 这一流行病的多方面社会和经济影响

15. 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及通过隔离、旅行限制和封锁来控制疾病传播的措施对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导致经济增长下降、⁴ 全球衰退⁵ 和历史水平的高失业率，因而可能会产生长期性后果。

16. 劳动力市场急剧恶化，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因为经济重新开放很可能仍是暂时的。全球约 38% 的劳动力受雇于制造业、酒店业、旅游业、贸易和运输以及其他服务行业，这些行业正面临需求崩溃、收入大幅下降和潜在破产的局面。⁶

17.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估计，与 2019 年的情况相比，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损失了 4.8% 的工作时间(相当于约 1.35 亿个全职工作)，在第二季度，这一数字增至 10.7%(相当于 3.05 亿个全职工作)。⁷ 这一流行病的有害影响并没有平均分布。

18. 危机造成的大量失业和收入损失将加剧全球贫困和不平等，对那些没有足够社会保护的人造成极大伤害，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国家和最贫穷的社区。⁸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 20% 的失业人口享受失业福利，这使得至少 1.52 亿失业工人在大流行病期间没有收入保障。⁹ 这使得人们更容易被迫从事受剥削的工作，特别是在非正规甚至非法经济中。

19. 世界银行估计，仅在 2020 年，这一流行病的影响就可能使多达 6,0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¹⁰ 导致自 1998 年以来全球贫困人口首次增加。在全球范围内，严重饥饿的情况可能在 2020 年增加一倍，受影响人口超过 2.6 亿人。¹¹ 极端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增多会加剧贫富差别，加剧社会和经济紧张，并产生更多的移民流动。¹² 众所周知，这些因素增加了人们遭受奴役的可能性，包括贩运人口、债役、强迫劳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强迫婚姻和其他当代形式的奴役(A/HRC/42/44, 第 10 段)。

⁴ 世界银行，*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p.6。

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p.2。

⁶ 联合国，“截至 2020 年年中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2020 年 6 月，第 6 页。

⁷ 劳工组织，“*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Fourth edition: Updated estimates and analysis*”，27 May 2020, pp. 1 and 4。

⁸ 《联合国新闻》，“新冠肺炎的影响可能导致相当于 1.95 亿人失业的情况，劳工组织负责人说”，新闻稿，2020 年 4 月 8 日。

⁹ 劳工组织，“*Social protection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by building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Social Protection Spotlight*, May 2020, p. 8。

¹⁰ 世界银行，“100 countries get support in response to COVID-19”，press release, 19 May 2020。

¹¹ 世界粮食署，“*COVID-19 will double number of people facing food crises unless swift action is taken*”，press release, 21 April 2020。

¹² 世界银行，*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 p. 144。

2. 受奴役风险和对特定群体的影响会加重

20.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多份来文，这些来文对暴发前已经处于当代形式奴役状况或面临当代形式奴役风险的人的状况恶化表示了关切。以下概述的经验并不代表新冠肺炎背景下现有和不断发展的全部风险。然而，这些经验提供了关于趋势的信息，可以为进一步的数据收集战略和政策应对提供参考。

3. 非正规劳动者

21. 疫情对非正规经济中占全球劳动力 62% 的 20 亿人的社会经济影响将更为严重。¹³ 他们的雇佣关系更容易破裂，可供他们使用的安全网比正规经济中的人可用的安全网更少、更弱。非正规工人无法获得带薪或病假福利，而且受到传统社会保障机制和其他形式收入支持的保护较少。这涉及到日薪工、临时工、非合同工和自营职业者，包括那些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工作的人，这种经济是由雇用出租车司机和送货工人的数字劳动平台推动的。

22. 根据劳工组织的估计，近 16 亿非正规经济工人的谋生能力因封锁措施和(或)因为他们在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工作而受到严重损害。¹⁴ 此外，据估计，约 70% 的临时工现在没有收入，其中许多人是因为缺乏需求或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辞职的。¹⁵

23. 在没有替代选择的情况下，非正规经济工人比疾病暴发前更有可能接受虐待和剥削性的就业，并可能被诱骗从事强迫劳动。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将受到特别影响，因为非正规就业占低收入国家总就业的 90%，占中等收入国家总就业的 67%。¹⁶ 越来越多的工人为了生存而负债，这种趋势已经在印度的非正式工人¹⁷ 和巴基斯坦砖窑厂的雇员中观察到。¹⁸ 因此，陷入债务奴役的风险增加了。

24. 由于更多的工人可能因失去正式工作而进入非正规经济，¹⁹ 这些额外的工人可能会与已经在正缩小的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人争夺工作机会。因此，收入和工作条件将逐渐恶化。

¹³ 劳工组织，“COVID-19 crisis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immediate responses and policy challenges”，ILO brief, May 2020, p. 1。

¹⁴ 劳工组织，“As job losses escalate, nearly half of global workforce at risk of losing livelihoods”，press release, 29 April 2020。

¹⁵ Josephine Moulds, “Gig workers among the hardest hit by coronavirus pandemic”，World Economic Forum, 21 April 2020。

¹⁶ 劳工组织，“COVID-19 crisis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p. 1。

¹⁷ Freedom United, “Exposing the hidden victims of COVID-19: demanding better protections for victims and communities vulnerable to modern slavery”，May 2020, p. 12。

¹⁸ 巴基斯坦劳工教育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¹⁹ 国际劳工组织，“新冠肺炎危机与非正规经济”，第 3 页。

4. 妇女

25. 以往瘟疫大流行的经验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经常以不同的、更负面的方式受到此类危机的影响。²⁰ 她们往往在低薪工作和受危机影响最大的行业中比例过高。她们包括那些受雇于服装业的人，那里雇用了大量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²¹ 在大量裁员和无法进入社会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她们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²²

26. 虽然非正规工作是男子更大的就业来源，但妇女更多地接触到易受伤害的工作类别，如家务工作，她们面临工资低、工作时间过长、遭受身心和性虐待的风险，或行动自由受限制和受其他剥削的风险。²³ 新冠肺炎进一步放大了这些风险。例如，在大流行之前，在黎巴嫩受雇为家庭佣工的移民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国内劳动法的适当保护之外，并暴露在剥削和虐待的工作条件下 (CCPR/C/LBN/CO/3, 第 39-40 段)。新出现的报道表明，随着更多的雇主性剥削案件的发生，她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²⁴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据报道，家庭佣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须听从雇主要求的压力，因为他们担心合同可能被终止。²⁵ 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各地近四分之三的家政工人，主要是女性，面临失业的风险。²⁶ 许多人无法获得社会保障或其他安全网。据报道，雇主对保持卫生和清洁以防止病毒传播的要求不断升高，导致家政工人的工作量增加，但没有加班补偿。²⁷

27. 除了首当其冲地承受大量失业之外，²⁸ 由于封锁措施，女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亲密伴侣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²⁹ 家庭暴力也可能成为推动因素，增加受害者遭受贩运和性剥削的可能。

28. 性别不平等、基于种族、种姓群体或其他类别的歧视以及关于妇女适当就业形式的陈规定型观念，加上缺乏劳动保护法律和政策，是导致剥削她们的条件长期存在。³⁰ 此外，老年妇女获得养老金的可能性小于男子。

²⁰ 世界银行，“Gender dimensio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policy note, 16 April 2020, p. 1。

²¹ 劳工组织，“The COVID-19 response: getting gender equality r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women at work”, ILO brief, May 2020, p. 7。

²² 柬埔寨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²³ 劳工组织，“Empowering women working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issue brief No. 4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Work, 15–17 February 2018, p. 1。

²⁴ Walk Free, “Protecting people in a pandemic”, April 2020, p. 7。

²⁵ 慈善组织“卡拉延”提交的材料。

²⁶ 从劳工组织收到的信息。

²⁷ 国际家政工人联合会，“Statement on protecting domestic workers’ rights and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18 March 2020。

²⁸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Women at the core of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crisis”, 1 April 2020, p. 6。

²⁹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新冠肺炎与结束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2020年4月。

³⁰ 同上。

29. 生活在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地区的妇女更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包括性剥削和强迫劳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报告说，中美洲有更多的妇女被迫从事性工作，这也增加了涉及健康的和遭受犯罪集团剥削的风险。³¹

5. 儿童和年轻人

30. 15 至 24 岁的年轻人将是受全球衰退和失业长期影响最大的人群。³² 2019 年，超过四分之三的青年工人从事非正规工作(最显著的是在非洲和南亚)，这使他们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和冲击的影响。除了前所未有的失业，危机还扰乱了他们的教育和培训。

31. 据估计，4,200 万至 6,600 万儿童可能陷入极端贫困，而 2019 年已经有 3.86 亿儿童陷入极端贫困。³³ 暂时关闭学校，加上突然失去生计、粮食短缺和社区安全网崩溃带来的压力，可能导致许多儿童永远无法接受教育，并导致童工增加，包括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³⁴

32. 目前，有 1.52 亿儿童在工作，其中 7,200 万人从事着危险工作。³⁵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警告说，这场危机预计将迫使数百万儿童成为童工。³⁶ 事实上，据报道，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农场工作和/或在街上卖蔬菜或水果。³⁷ 一旦他们进入劳动力大军，当学校重新开学时，就很难激励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回来。

33. 非洲、³⁸ 中东³⁹ 和南亚⁴⁰ 的民间社会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报告说，针对儿童的性暴力激增，⁴¹ 包括 18 岁前结婚的女孩人数以及意外少女怀孕大幅增加。⁴²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报告称，这一流行病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教育中断，可能会在未来 10 年内导致新增 1,300 万例童婚，进一步加剧现

³¹ 难民署，“中美洲犯罪团伙利用冠状病毒封锁”，《联合国新闻》新闻稿，2020 年 5 月 15 日。

³² 劳工组织，“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Fourth edition”，p. 2。

³³ 联合国，“政策简报：新冠肺炎对儿童的影响”，2020 年 4 月 15 日，第 2 页。

³⁴ Shelby Carvalho and Susannah Hares, “More from our database on school closures: new education policies may be increasing educational inequality,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30 March 2020。”

³⁵ 劳工组织，Global estimates of child labour: Results and trends, 2012–2016 (Geneva, ILO, 2017), p. 5。

³⁶ 劳工组织和儿基会，“Covid-19 and child labour: a time of crisis, a time to act”，June 2020, p. 23。

³⁷ Terre des Hommes, “Terre des Hommes warns of a dramatic increase in child labour as a result of the corona pandemic” press release, 12 June 2020。

³⁸ 多哥民间组织 Creuset 提供的信息。

³⁹ Global Protection Cluster, “Iraq: COVID-19 protection situation report as of 06 May 2020”。

⁴⁰ 儿基会，“Urgent action need to safeguard futures of nearly 600 million South Asian children threatened by COVID-19”，press release, 24 June 2020。

⁴¹ Save the Children, “Spike in violence against Venezuelan children as COVID-19 deepens crisis”，press release, 24 June 2020。

⁴² Plan International, “COVID-19: lockdown linked to high number of unintended teen pregnancies in Kenya”，press release, 25 June 2020。

有的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程度。⁴³ 女孩也越来越多地遭受家庭奴役和遭受性剥削，以换取食物和其他必需品。⁴⁴

34. 街头儿童人数的增加是这一流行病的又一反映。⁴⁵ 一些国家的报告表明，由于生计丧失、家庭暴力或性剥削，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街头乞讨。因此，他们面临被贩运的风险也更高。⁴⁶ 在加纳和尼日利亚，更多的儿童流落街头，被用于犯罪活动，如盗窃。⁴⁷

35. 此外，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来自布基纳法索、马里、莫桑比克和尼日尔的零星信息表明，严重的经济冲击、粮食短缺、学校关闭和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为武装团体强行招募儿童兵创造了肥沃的土壤。⁴⁸

36. 来自边缘化少数群体的儿童、儿童移民、残疾儿童、无家可归的儿童或来自单亲或儿童户主家庭或受灾地区的儿童更有可能成为童工及遭受其他形式的剥削和虐待。⁴⁹

6. 少数群体、土著人民和受种姓歧视影响的人

37. 由于歧视、边缘化、经济不平等和贫困、缺乏社会保护和诉诸司法的障碍，族裔、种族、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特别容易遭受当代形式的奴役。尽管关于新冠肺炎对这些群体的影响的数据在现阶段是有限的，但有证据表明风险在增加。⁵⁰

38. 在许多国家，来自边缘化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的人大量受雇于运输、卫生和清洁部门，这增加了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特别是当雇主未能提供防护设备或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时。⁵¹

⁴³ 人口基金，“Millions more cases of violence, child marriage,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unintended pregnancy expected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press release, 28 April 2020.

⁴⁴ 肯尼亚民间社会组织 Life Bloom Services International 提供的资料。

⁴⁵ “英联邦人权倡议”提交的材料。

⁴⁶ 从肯尼亚 Life Bloom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Centre d’Etudes sur le Leadership et la promotion des Droits Humains 收到的信息。

⁴⁷ “英联邦人权倡议”提交的材料，第 3 页。

⁴⁸ Global Protection Cluster, “The coping crisis: the rise of adverse survival strategies”, COVID-19 protection risks and responses: situation report 6, 30 June 2020.

⁴⁹ 联合国国别工作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提交的材料，第 10 页。

⁵⁰ 从巴基斯坦民间组织 Umeed Partnership 收到的信息。另见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the EU – fundamental rights implications: with a focus on contact-tracing apps, bulletin # 2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0), p. 37.

⁵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f COVID-19 on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needs to be urgently addressed – Bachelet”, press release, 2 June 2020; and submission from Nagorik Uddyok Citizen’s Initiative, Bangladesh.

39. 一些国家目睹了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暴力行为的增加，例如欧洲的罗姆人社区⁵²和尼泊尔的达利特人。⁵³在印度，预防新冠肺炎措施迫使1亿多国内移民工人长途跋涉回家，其中许多人属于少数民族和某些种姓。⁵⁴据报道，许多人除了遭受经济贫困和负债之外，还遭到警察的粗暴对待，并被诬蔑为病毒“携带者”。⁵⁵

40. 在其他地方，在经济上依赖剥削者的处于当代形式奴役境地中的个人面临着被“放开”的风险，因为在封锁期间他们的工作需求减少了。虽然这可能为受害者提供一个离开奴役状态的机会，但也使他们面临极端贫困、饥饿和疾病的风险。⁵⁶在当代形式奴隶制幸存者获得司法和补救，包括康复服务的机会有限或根本没有的国家，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关切的问题。例如，在审议毛里塔尼亚的情况时，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执行问题专家委员会注意到，国际工会联合会指出，“被认为属于奴隶种姓但不再生活在奴隶制中的人是耻辱和歧视的受害者，在经济和政治上被边缘化”。⁵⁷如果没有适当的受害者援助和康复支持，这些现象可能会给那些无助者带来重大的长期后果。

41. 人们还对拉丁美洲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的不稳定状况表示关切。在墨西哥，非裔墨西哥人社区和土著群体的成员在疾病暴发之前就面临着歧视、边缘化和强迫劳动(CERD/C/MEX/CO/18-21, 第16段)。目前，他们面临粮食短缺和进一步匮乏。⁵⁸在厄瓜多尔，报告显示，在生产阿巴卡纤维的Furukawa公司经营的农场工作的许多非裔厄瓜多尔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日益恶化。据称在这一流行病暴发之前，这些工人就遭受到剥削性的工作条件，包括童工劳动。⁵⁹

7. 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42. 新冠肺炎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尤为严重，包括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⁶⁰

⁵²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署，“Persistent Roma inequality increases COVID-19 risk, human rights heads say”, press release, 7 April 2020.

⁵³ 难民署，“Nepal: Bachelet condemns Dalit killings, calls for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press release, 29 May 2020.

⁵⁴ 人权高专办，“COVID-19: urgent help for India’s forgotten migrant workers must follow Supreme Court ruling, say UN experts”, press release, 4 June 2020.

⁵⁵ 反奴隶制国际提交的材料，第5页。

⁵⁶ 同上，第4页。

⁵⁷ Observation (CEACR) – adopted in 2017, published at 107th ILC session (2018),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No. 29) – Mauritania.

⁵⁸ 墨西哥 Instituto Nacional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提交的材料，第3页。

⁵⁹ 从民间组织 Comité de Solidaridad Furukawa Nunca Más 收到的信息。另见 www.furukawanuncamas.org/post/covid-19-exigimos-atenci%C3%B3n-urgente-a-trabajadores-y-extrabajadores-de-furukawa-y-sus-familias。

⁶⁰ 例如见 Natalie Shobana Ambrose, “Malaysia’s marginalized and Covid-19”, The Asia Foundation, 13 May 2020.

43. 虽然这一流行病使世界大部分地区陷入瘫痪，但武装冲突和侵犯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需要保护的人受到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更严格边境管理的影响。2020年4月，难民署报告说，至少有57个国家对寻求庇护者一律关闭了边境。⁶¹

44. 2019年，全球有7,95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人在发展中国家，⁶²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卫生系统已经脆弱，进入正规劳动市场和获得服务受到限制。⁶³生计的突然丧失和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有限，正使许多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进一步边缘化，陷入更深的贫困。

45. 当前的危机加剧了那些遭受长期人道主义危机后果的人的脆弱性。例如，阿富汗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回返者面临有害的传统做法和应对策略，如早婚和强迫婚姻、负债、童工和强迫乞讨。⁶⁴在中东，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无力支付房租和强制拆迁，许多人陷入了债务困境。⁶⁵人道主义机构警告说，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可能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消极的应对办法，如童工、童婚和性交易。⁶⁶

8. 移民工人

46. 占全球劳动力总数4.7%的移民工人(1.64亿工人，其中近一半是妇女)特别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的社会经济影响。⁶⁷他们大多数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主要从事低工资和缺乏社会保障的工作。

47. 雇主可能会不顾健康风险，强迫农民工工作，延长工作日，拒绝支付工资或在没有任何补偿或通知的情况下停止工作。例如，在西班牙，受雇于农业部门的摩洛哥女性移民的状况已经恶化，据报道她们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遭受虐待和剥削。⁶⁸

48. 其他移民工人可能被迫在拥挤的住所或工作场所隔离，导致他们中间许多人感染新冠肺炎。据报道，新加坡的一些工厂工人就是这种情况，其中许多人来自南亚国家。⁶⁹

⁶¹ 难民署，“Beware long-term damage to human rights and refugee rights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UNHCR”, 22 April 2020.

⁶² 难民署，《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9》(June 2020), pp. 2 and 22.

⁶³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向安全理事会作的简报，2020年6月18日，可查阅 www.unhcr.org/admin/hcspeeches/5eebac3a4/briefing-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

⁶⁴ 见 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operations/afghanistan/document/afghanistan-humanitarian-response-plan-2018-2021-june-2020-revision。

⁶⁵ 人权高专办，“Syrian refugees profoundly hit by COVID-19 economic downturn”, press release, 16 June 2020。另见 Global Protection Cluster, “Iraq: COVID-19 protection situation report as of 06 May 2020”。

⁶⁶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Glob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Plan Covid-19: United Nations Coordinated Appeal April–December 2020》(May 2020), p. 13。

⁶⁷ 从劳工组织收到的信息。

⁶⁸ 人权高专办，“Spain: passing the buck on exploited migrant workers must end, says UN expert”, press release, 26 June 2020。

⁶⁹ 新加坡 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提交的材料。

49. 对一些移民来说，失业导致他们的签证或工作许可证到期，使他们没有证件。由于边境关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移民被困在拥挤的中转中心。⁷⁰ 许多人被驱逐出境，或者在失业后不得不回家。这包括在中东不同国家工作的数百名来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工人。⁷¹ 尽管失去了就业机会，经济束缚和贫困日益加剧，但这些移民工人往往被排除在政府的社会保护计划之外，或者获得的机会有限。⁷² 因此，据报道，许多移民不顾旅行限制，试图在国外恢复工作。例如，零星信息表明，许多柬埔寨公民回到了泰国。由于两国之间的边境通行限制，他们很容易遭到贩运人口和犯罪集团的剥削。⁷³

50. 工资损失对移民家庭有更广泛的影响。据估计总值为 1,090 亿美元的移民汇款(相当于 2019 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72%)出现下降，这可能导致贫困、童工和童婚增加。⁷⁴

9. 受犯罪组织影响的风险增加

51. 鉴于这些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更多的人将被迫在居住国以外寻求保护和/或谋生机会。然而，许多国家实施的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为人口走私者和贩运者提供了机会，他们会利用越来越不稳定和危险的路线，为便利非正常移民索要更高的价格。⁷⁵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流离失所的个人和经济移民更容易遭受债务奴役和强迫劳动。

52. 失业率上升、安全网破裂以及缺乏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可能会迫使更多家庭向掠夺性贷款机构寻求贷款，接受极高的利率。⁷⁶ 因此，他们可能被迫在暴力威胁或其他形式的胁迫下工作来偿还贷款。许多人可能陷入债务奴役的境地，这可能使家庭陷入代际贫穷循环。

53. 关于这种做法的证据仍在出现。然而，执法机构报告说，犯罪集团在危机暴发的早期阶段就利用了这一危机，从事高利贷、贩运人口，包括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以及招募弱势个人参与犯罪活动。⁷⁷ 例如，来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报告表明，在服务中断和学校关闭期间，犯罪团伙将通常依靠儿童保护系统的儿童作为目标，并利用他们从事犯罪活动，如供应毒品。⁷⁸

⁷⁰ 《联合国新闻》，“Migrants strand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t risk from coronavirus”，7 May 2020。

⁷¹ 移民组织，“IOM Ethiopia assists hundreds of returning COVID-19 affected migrants”，press release, 9 June 2020。

⁷² 澳大利亚 Catholic Religious Against Trafficking in Humans 提交的材料。

⁷³ 柬埔寨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⁷⁴ Dilip Ratha and others, “COVID-19 crisis through a migration le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pril 2020)。

⁷⁵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reliminary findings and messaging based on rapid stocktaking”。

⁷⁶ 反奴隶制国际和人权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⁷⁷ 欧警署，“Beyond the pandemic: how COVID-19 will shape the serious and organised crime landscape in the EU”，30 April 2020; 欧警署，“COVID-19 impact on migrant smuggling and human trafficking”，11 June 2020。

⁷⁸ Every Child Protected Against Trafficking (ECPAT UK)提交的材料，第 7 页。

10. 劳动力需求的转变与当代形式奴役

54. 除了新出现的大量证据表明处于最不稳定状况的人遭受当代形式奴役的风险越来越大之外，这一流行病还为一些企业剥削工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⁷⁹ 所涉及的部门包括生产、加工和提供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等基本物品的行业，由于新冠肺炎，这些行业对工人的需求突然激增。在时间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提高产量和重组供应链的压力对工人产生了不利影响。

55. 例如，马来西亚橡胶手套制造部门报告了几起侵犯劳工权利的指控，涉及不遵守社交距离、职业安全和健康、过度无偿加班、强迫劳动以及不适当的生活条件。⁸⁰ 在南非，政府报告说，在一家生产医用口罩的工厂，工人被阻止离开工厂，被迫工作以满足突然激增的需求。⁸¹

56. 此外，危机似乎对确保供应链尽职调查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据报道，一些政府订购了据称与强迫劳动有关的公司生产的个人防护设备。⁸²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当局推出了一项临时许可证计划，据报道，该计划简化了为食品生产提供工人便利的程序。据报告，其结果是存在监管不足和缺乏尽职调查以保护工人免受剥削的风险。⁸³

11. 劳动法遭废，报告和监督机制失效

57.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肺炎的暴发对全球工人的健康、尊严和权利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但他们报告虐待行为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因为与权利有关的机制和法律保护似乎越来越失败。⁸⁴

58. 据报道，一些国家取消或放松了劳工权利和社会保护条例，延长了工作日或中止了管理最低工资和保护结社自由的法律。有人报告了在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越南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出现的这类政策的例子，这些政策有可能进一步侵蚀工作条件。⁸⁵

59. 此外，政府机构监测和发现侵犯劳工权利行为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封锁措施和资源分流的影响。例如，在巴西，负责调查强迫劳动指控的特别流动监察组据报大幅减少了其业务，而遭受劳动剥削和虐待的脆弱性却在增加，包括对受雇于

⁷⁹ Angharad Smith and James Cockayne,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modern slavery”, Delta 8.7, 27 March 2020.

⁸⁰ 劳工组织, “COVID-19: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and country response in Malaysia”, update 8 May 2020.

⁸¹ 见 www.gov.za/speeches/mec-nomusa-dube-ncube-arrest-factory-owner-manufacturing-masks-29-mar-2020-0000.

⁸² Freedom United, “Medical glove shortage sees US lift ban on company accused of forced labour”, 27 March 2020.

⁸³ 人权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⁸⁴ 从劳工组织收到的信息及人权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⁸⁵ 反奴隶制国际提交的材料，第 7 页。

咖啡农场的移民工人而言。⁸⁶ 该机构在 2019 年发现的病例中，约有一半涉及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工人，⁸⁷ 他们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巴西都受到健康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⁸⁸

12. 对那些在新冠肺炎流行之前就处于类似奴隶制处境的人的影响

60. 尽管各国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7，但新冠肺炎暴露了社会保护和司法系统中已经存在的系统性差距，包括在识别和起诉当代形式奴隶制方面。⁸⁹ 许多政府对危机的应对力度过大，这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反奴隶制措施的通过或实施。例如，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家转介机制报告称，2020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报告的受害者人数减少了 14%。⁹⁰ 该国政府强调，这是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这很可能是与《反腐败公约》第 19 条相关的限制造成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⁹¹

61. 此外，报告显示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趋势，向当代形式奴隶制幸存者提供的服务因这一流行病而中断。与此同时，类似奴役的做法仍在继续，健康风险、日益恶化的经济困难、日益孤立、对精神健康的不利影响以及无法获得援助，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不稳定状况。⁹²

62. 尽管实施的封锁措施，民间社会组织还是很快找到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的受益人。许多人转向在线服务和远程支持，这可能对一些受害者和幸存者有所帮助。然而，在大多数国家，由于无法充分获得技术设备和互联网，许多人无法获得法律咨询、心理援助或继续接受教育和培训。⁹³

63. 将遭受人口贩运的个人遣返原籍国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为除了许多国家实施的关闭国界之外，为幸存者规划安全的回家路线也存在障碍。⁹⁴

64. 虽然在获得住房、心理和医疗保健以及粮食安全方面的援助需求一直在增加，⁹⁵ 但作为这些服务主要提供者的民间社会组织担心资金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受害者可能被孤立，无法离开他们所处的剥削和虐待环境。⁹⁶

⁸⁶ 从巴西阿代尔民间社会组织收到的资料；和“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提交的材料，第 20 页。

⁸⁷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TRACK4TIP supports Brazil's Special Mobile Inspection Group of the Division of Inspection for the Eradication of Slave Labour (DETRAE) in its celebration of 25 years in the fight against slave labour, 4 June 2020。

⁸⁸ 难民署，“Brazil Operation: COVID-19 response” (May 2020), p.1.可查阅网址 <https://reporting.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C19%20Brazil%20External%20Updates%20May%2020%20FINAL.pdf>。

⁸⁹ ECPAT UK 提交的材料。

⁹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的材料。

⁹¹ “英联邦人权倡议”提交的材料。

⁹² 人权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⁹³ “英联邦人权倡议”提交的材料。

⁹⁴ 同上。

⁹⁵ 人权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⁹⁶ ECPAT UK 提交的材料，第 6 页。

65. 总之，尽管形势仍在演变，但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对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多方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减轻这些影响，查明那些处于奴役状况的人，帮助那些面临风险的人，并向幸存者提供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的机会。

C. 国际标准和新兴良好做法

1. 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

66. 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是当代形式奴隶制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一项基本权利。特别报告员 2017 年的专题报告概述了各国在这方面的责任，并提出了详细建议 (A/HRC/36/43)。鉴于本报告概述的新冠肺炎造成的风险日益增加，各国必须加强努力，履行其国际义务和承诺，确保当代形式奴役的幸存者能够寻求正义和有效获得补救。

67. 各国必须继续尽职调查、起诉和惩罚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实施者，⁹⁷ 包括在因新冠肺炎流行病而实施紧急状态期间，⁹⁸ 因为禁止这些做法具有不可减损的性质。⁹⁹ 实际上，各国必须确保和保持足够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以便在这一流行病期间开展反奴隶制努力，从而使相关执法机构和其他公共当局能够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68.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认为，金融调查和刑事资产追回应当是针对当代形式奴隶制的整体执法对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据估计，来自强迫劳动的非法利润总额每年达 1,500 亿美元。¹⁰⁰ 正如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所指出的，各国应该有效地引导资金，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A/HRC/26/28 和 Corr.1, 第 27 段，及 A/HRC/28/60 和 Corr.1, 第 22 段)。此外，没收的收益可用于增加当代形式奴役受害者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的机会，立即采取措施减轻新冠肺炎的影响，并实施更广泛的预防措施，如提高公众和企业的认识和解决有罪不罚问题。

69. 确保免受当代形式奴役的义务可以从保障、确保或恢复权利以及提供补救的义务中确定。¹⁰¹ 重要的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紧急状态期间克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款的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2001 年)中指出，即使在紧急状态期间，也应遵守关于提供补救的第二条第三款(甲)项，因为它“构成整个《公约》所固有的一项条约义务”(第 14 段)。

⁹⁷ 欧洲人权法院，*Siliadin v. France*, application No. 73316/01, judgment of 26 July 2005, paras. 89 and 112; *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 application No. 25965/04, judgment of 7 January 2010, paras. 285 and 288; *J. and others v. Austria*, application No. 58216/12, judgment of 17 January 2017, para. 107; 美洲人权法院，*Hacienda Brasil Verde Workers v. Brazil*, judgment of 20 October 2016, Ser.C, No. 318, para. 319; A/70/260, 第 29 段；以及 A/HRC/36/43, 第 15 段。

⁹⁸ CCPR/C/128/2。

⁹⁹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另见《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条；及《美洲人权公约》，第 27 条。

¹⁰⁰ 劳工组织，*Profits and poverty: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ur* (Geneva, ILO, 2014), p.13。

¹⁰¹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儿童权利公约》，第 2-3 条；《欧洲人权公约》，第 1 和第 13 条；《美洲人权公约》，第 1-2 条；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1 条。

70. 更具体地说, 执行措施保护奴隶制、奴役或强迫劳动受害者的义务被认为是禁止这些做法的一部分,¹⁰² 其不可减损的性质应被解释为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强加了一项额外的保护义务。其他文书, 如《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第29号公约)的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第24-32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6条)等加强了这一义务。¹⁰³

71. 所需保护和其他补救措施的类型与所受损害的性质和程度有关。至关重要的是, 各国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 适当考虑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具体需求和脆弱性。这可能包括平等和有效地获得合格和独立的司法当局、法律服务、安全住所、语言支持、培训和教育, 以及充分的赔偿, 包括归还、补偿、康复、满足和保证不再重犯(A/HRC/36/43, 第57-58段)。¹⁰⁴ 同样重要的是, 各国继续向遭受当代形式奴役的个人提供援助和服务的公共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充足的财政和其他支持。此外, 各国应延长遭受当代形式奴役的外国人, 包括移民工人和被贩运者的签证, 或确保他们的移民身份, 特别是当他们由于实施严格的旅行限制而无法返回家园时。即使在紧急状态下, 如因新冠肺炎大流行病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也绝不应集体驱逐这些人。¹⁰⁵

72.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 对于那些被当代形式奴役的人来说, 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可能非常高。老年工人和那些已经存在健康状况和残疾的人特别容易感染病毒。因此, 特别报告员认为, 当代形式奴隶制的所有受害者都应优先获得新冠肺炎的检测, 检测呈阳性的人应得到免费医疗。

2. 采取更广泛的措施减轻新冠肺炎的影响

73. 虽然确保当代形式奴役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获得司法救助、保护和其他补救措施至关重要, 但这还不够, 因为相关措施还没有设计来解决新冠肺炎造成的失业这一根本问题。因此, 各国应采取额外措施, 如为企业提供财政援助和激励措施, 以及为失业工人提供收入支持和社会保障福利, 以减轻失业的影响, 失业的最恶劣形式包括沦为奴隶的风险。

74. 这可被视为通过解决包括失业在内的根源来防止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义务的一部分(A/65/228, 第65段)。这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的促进和保护工作权利的义务, 包括建立失业赔偿机制的必要性。¹⁰⁶ 《1988年就业促进和失业保护公约》(第168号)是对《公约》的补充, 因为它为缔约国解决失业问题的更广泛措施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其他相关文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一条)、《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五十四条)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十七条)。

¹⁰² 欧洲人权法院, *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 para. 286。

¹⁰³ 另见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关于残疾妇女和女童的第3号一般性意见(2016年)。

¹⁰⁴ 另见《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

¹⁰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 关于《公约》所规定的外侨地位的第15号一般性意见(1986年), 第10段, 及第29号意见, 第13段。

¹⁰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关于工作权的第18号一般性意见(2005年), 第26段。

75. 在制定失业战略或政策时，必须尊重不歧视原则。实际上，各国必须确保所有工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可以利用收入支持、税收抵免、债务减免和社会保障福利等机制。

76. 鉴于复杂的经济挑战和不确定的未来，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提供这种援助。然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承认逐步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工作权利。因此，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步骤，¹⁰⁷ 充分实现工作权，包括采取措施解决由新冠肺炎流行病造成的失业问题。这些步骤应该是“深思熟虑的、具体的和目标尽可能明确的”。¹⁰⁸ 如上所述，解决各国缺乏资源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新冠肺炎影响的一个办法是积极利用从因当代形式奴役相关罪行而被起诉的个人和法人手中没收的犯罪资产。

77. 对于那些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仍在经营的企业，各国应确保平等获得就业机会。各国还应确保雇主根据相关国际和区域文书，为所做的工作支付公平的工资。此外，应不加歧视地实施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条件，¹⁰⁹ 包括保护工人免受新冠肺炎、获得休息、休闲和带薪假期的措施。对违反刑事和劳工立法的行为实施劝阻性处罚，以及企业、特别是同一供应链中的企业，自我报告为解决当代形式奴役而采取的措施，¹¹⁰ 是阻止企业和雇主违反劳动法和标准以及从事可能构成当代形式奴役的做法的有效途径。

78. 令人鼓舞的是，一些良好做法正在全球范围内，在各国国家一级出现。截至 2020 年 6 月，190 个国家和地区针对新冠肺炎计划、推出或通过了 937 项保护措施。¹¹¹ 在欧洲，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措施包括意大利和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联盟国家采取的措施，以规范非居民的状况，提供获得保健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就业和住房稳定的机会。¹¹² 据报道，在非洲，佛得角和多哥向非正规工人提供了财政援助，¹¹³ 在塞内加尔，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确保将被迫乞讨儿童的塔里贝人的需求纳入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的方案。¹¹⁴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正在制定一项战略，向小企业主和生活在贫困中的最边缘化的个人提供支持，¹¹⁵ 秘鲁建立了一种保护 300 万弱势家庭的纽带，并正在提高老年公民的养老金支付。¹¹⁶ 在亚洲，菲律宾建立了新冠肺炎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对被隔离人员的

¹⁰⁷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义务的性质的第 3 号一般性意见(1990 年)，第 2 段。

¹⁰⁸ 同上。

¹⁰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

¹¹⁰ 《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原则 1 和 3。

¹¹¹ 从劳工组织收到的信息。

¹¹² 欧洲联盟，新冠肺炎对移民社区的影响，2020 年 6 月 24 日。可查阅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news/covid-19s-impact-on-migrant-communities>。

¹¹³ 劳工组织，“Social protection responses to COVID-19 crisis around the world”可查阅 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3417。

¹¹⁴ 反奴隶制国际提交的材料。

¹¹⁵ 墨西哥提交的材料。

¹¹⁶ Maximo Torero Cullen, “COVID-19 and the risk to food supply chains: how to respond?”,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9 March 2020。

财政支持，¹¹⁷ 日本向失业的家政工人和移民工人一次性付款。¹¹⁸ 在中东，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为其公民和移民工人提供免费医疗检测和检疫服务。¹¹⁹

79. 这些措施和其他措施应得到广泛认可，因为它们可以减轻人们的困境，从而减轻他们可能遭受当代形式奴役的脆弱性。然而，这些措施在应对新冠肺炎的影响和保护工人方面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观察。因此，特别报告员将在其任期内继续分析各国对这一流行病的应对措施，以期确定最佳做法并提供可能有用的指导。

80. 虽然对于确保企业遵守国际标准，国家负有主要责任，但私营部门应遵守《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为确保人权方面尽责和确保当代形式奴役不成为其供应链和招募做法的一部分，尤其如此。¹²⁰

81. 一些公司赞同劳工组织向服装行业发出的行动呼吁。¹²¹ 一些公司支持供应商获得融资，向脆弱的中小供应商提前付款，以帮助其获得金融流动性，并提供现金流救济。¹²²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工人通过工会协会成功地与企业直接谈判了保护计划。例如，全产业工会全球联合会分支机构南部非洲服装和纺织工人联盟与雇主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 8 万名工人有 6 周的全薪，因为该国正准备封锁。¹²³ 虽然企业和雇主的这些和其他举措值得欢迎，但必须仔细分析其适当性和有效性。

3. 国际团结与合作

82. 防止奴役规定的普遍性¹²⁴ 强化了合作的义务，这是特别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中规定的。除了直接的财政援助之外，提供技术和医疗援助，如提供药品和疫苗、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设备等，都有助于腾出资源支持国内企业和工人。

83. 在这一大流行病期间，对一些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强制性措施暂时放松也是可取的。此类措施往往对保护和促进人权，¹²⁵ 包括工作权产生负面影

¹¹⁷ 劳工组织，“Social protection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 4。

¹¹⁸ 劳工组织，“Social protection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crisis: country response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Social Protection Spotlight, 23 April 2020, p. 4。

¹¹⁹ 劳工组织，“Social protec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crisis”, Social Protection Spotlight, 23 June 2020, p. 5。

¹²⁰ 进一步讨论见 A/HRC/30/35 和 A/HRC/35/37。

¹²¹ 见 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WCMS_744285/lang--en/index.htm。

¹²² 反奴隶制国际提交的材料，第 11 页。

¹²³ IndustriALL Global Union, “South African textile union wins full pay guarantee during coronavirus lockdown”, press release, 26 March 2020。

¹²⁴ 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判决，《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第 33-34 段)。

¹²⁵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新冠肺炎人权指导说明(2020 年 5 月)。可查阅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UCM/UCMCOVID19GuidanceNote.pdf。

响，¹²⁶ 因为除其他外，它们可能导致创造充满剥削的非正规和/或非法经济。¹²⁷ 此外，正如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明确承认的那样，此类措施极大地影响了抗击新冠肺炎的国际团结与合作。¹²⁸

84. 此外，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如联盟 8.7、与联合国有联系的专门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协助各国制定和执行以消除当代形式奴隶制为重点的政策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通过数据分析、政策指导以及分享良好做法和创新方法。例如，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自愿信托基金通过当地民间社会行为者向数以千计经历过某种形式奴隶制的人提供援助，该基金一直在与非洲、美洲、亚洲及太平洋和欧洲的受赠方接触，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业务挑战，并预测未来的资金需求。

85. 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向各国提供财政支持，以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国家经济，¹²⁹ 促进针对最弱势人群的社会方案。¹³⁰ 正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中所强调的那样，这些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应确保将保护工作权和防止当代形式奴役纳入其贷款政策和信贷协议(第 53 段)。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这一点尤为关键。

五.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86. 各国在履行其反奴隶制义务和履行全球承诺方面进展缓慢，这些承诺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7，即到 2030 年结束现代奴隶制和消除强迫劳动，到 2025 年结束一切形式的童工。如果各国不能采取真正和果断的步骤，不能立即加快反奴隶制的努力，新冠肺炎很可能会进一步拖延这一进程，让已经取得的进展遭受逆转。这一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已经暴露了各国应对当代形式奴役的差距，导致受害者、幸存者和面临遭受这种做法风险的人的不稳定状况进一步恶化。不采取行动不是一个选项。

¹²⁶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实施经济制裁与尊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关系的第 8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第 3 段。

¹²⁷ Ioana Petrescu, “The effe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the informal economy”, *Management Dynamic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vol. 4, No. 4 (December 2016); and Bryan Early and Dursan Peksen, “Searching in the shadow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informal econom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72, No. 4 (December 2019).

¹²⁸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新冠肺炎人权指导说明(2020 年 5 月)。

¹²⁹ 世界银行，“Work Bank Group launches first operations for COVID-19 (Coronavirus) emergency health support, strengthening developing country responses”, press release, 2 April 2020;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OVID-19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Debt Service Relief。可查阅 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COVID-Lending-Tracker。

¹³⁰ Kristalina Georgieva, Managing Director, IMF, “The Great Reset”, remarks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Geneva, 3 June 2020。

87. 特别报告员认识到各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为应对这一流行病的多方面复杂影响所做的努力。然而，贫困水平的上升、空前的失业率和日益加深的平等以及易受剥削和虐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至关重要的是，各国现在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便从长远上减轻当代形式奴役日益增加的风险。

88. 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新冠肺炎的全部影响还有待评估。为此，迫切需要更多基于证据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研究、数据收集和分析。特别报告员将继续审查和报告新冠肺炎对当代形式奴役的影响，以期阐明相关的人权规范和原则，并根据幸存者的声音，进一步制定关于必要措施的建议。

B. 建议

1. 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

89. 各国必须紧急加强努力，防止一切形式的奴役，识别并保护受害者，包括通过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此外，尽管资源有限，但各国必须继续调查、起诉和惩罚那些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期间的当代形式奴役负有责任的人。

90. 遭受当代形式奴役的个人必须能够平等和有效地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这包括提供具体的法律、医疗和社会援助及保护措施，旨在满足幸存者的具体需求，在没有歧视，包括没有基于移民身份的歧视基础上，充分考虑他们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91. 鉴于感染新冠肺炎的高风险，所有被确认为当代形式奴役幸存者的人都应优先获得疾病检测，如果他们被感染，应获得免费医疗。

92. 各国还应加强金融调查和犯罪资产的追回，作为针对当代形式奴役的执法对策的一部分，以促进充分诉诸司法和补救。

2. 增加对民间社会组织和服务提供者的支持

93. 必须向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雇用的首批响应人员提供足够的支持和资源，以适应这一流行病造成的快速变化的业务挑战，并应对受害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94. 在全球一级，强烈敦促各国继续支持反奴隶制倡议，重点解决这些罪行的根源，并向受害者提供全面援助，包括支持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自愿信托基金。

3. 采取更广泛的措施减轻新冠肺炎的影响

95. 各国应向面临当代形式奴役风险的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如收入支持、债务减免、税收抵免和更广泛的社会保障福利，以减轻新冠肺炎的影响。

96. 必须一视同仁地向所有因封锁措施而失业的工人提供这种支持。必须特别关注面临风险的特定群体，包括妇女、移民工人、土著人民、少数群体、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者或无国籍人、老年工人、残疾工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自营职业者以及季节工人和临时工。

97. 此外，移民工人和其他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必须能够获得医疗保健并寻求援助，而没有被拘留或驱逐的风险。绝不应实施集体驱逐的做法。

4. 维护和执行劳动法

98. 各国应维护劳动法并确保其执行，包括通过自我报告，以维护工人的权利，防止企业和雇主剥削其雇员。

99. 各国必须紧急加强劳动管理和执法，以确保在国家一级迅速有效地开展劳动监察。这种检查应侧重于监测工人的状况，包括的最容易出现剥削性工作条件的部门。

100. 各国应确保有效实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它们还应采取步骤，提高企业对当代形式奴役的认识，并与企业接触，以确保企业以真正和彻底的方式评估和应对弱势工人面临的风险，采购做法应是企业尽职调查的一部分，招聘程序应有充分保障，不会导致出现类似奴役的做法。

5. 国际团结与合作

101. 在秘书长呼吁进行更好的重建之后，¹³¹ 各国应考虑受这一流行病影响最大和最易受其影响的个人的需要，并增加发展中世界可获得的资源，包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解决当代形式奴隶制的根源应纳入由此产生的筹资战略中。

102. 在发生大流行病期间，各国还应放松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强制性措施，以便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得到保护，并防止另一些人因这些做法而受剥削。

103. 应加快与目标 8.7 联盟以及涉及各国、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其他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的国际合作，以期商定和实施一项共同的全球反奴隶制战略。

¹³¹ 联合国，“新冠肺炎必是为全球敲响的警钟，秘书长告诉世界卫生大会说，病毒已经‘让我们屈服’”，新闻稿，2020年5月18日。